高漲的民族主義會否導致更多國際衝突和國內矛盾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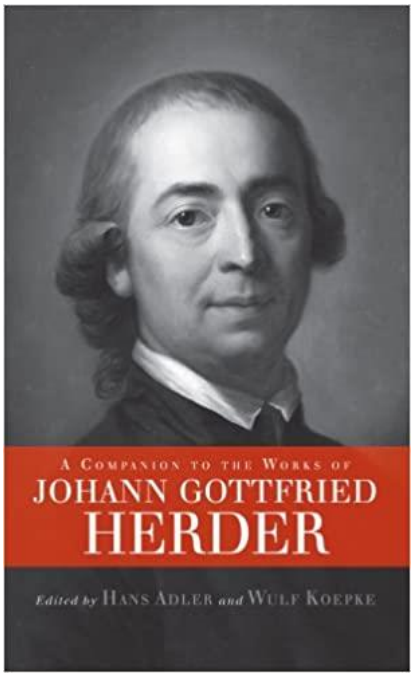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十多年前，全球一體化與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，但近年來民族主義在東西方又再衝向新的高峰。最近華裔金像獎得主趙婷被指控曾經發表辱華言論，並且說「美國如今是我的國家因」，而在中國大陸遭受封殺，甚至有網民罵她是「賣國」。而牽涉特斯拉事故的女事主和特斯拉對車禍的責任各執一詞，但中國官媒及民間的言論都是一面倒支持事主，其深層原因可能是民族主義的情緒。

新冠肺炎大流行更加凸顯出民族主義凌駕地球村意識的傾向，歐盟曾被譽爲超越民族主義和樹立了多邊主義的典範，但瘟疫大流行令很多歐洲國家的領袖只是以自己國家爲優先，而不考慮與其他歐盟國家合作。例如在疫情初期，意大利和西班牙很難從其他國家購買呼吸機，但歐盟完全没有協調怎樣分配呼吸機。此外，今年 3 月意大利扣押了運向澳洲的 310 萬支阿斯利康疫苗。其實，在新冠瘟疫爆發之前，民族主義已經在各地再次掀起，英國脫歐是一個好例子，脫歐派的理據是不想倫敦「聽命」於布魯塞爾，但事實上，英國是有份參與制訂歐盟的政策，而不是歐盟單方面對英國大石壓死蟹。更加諷刺的是，最早提出歐洲一體化的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。

民族主義高漲是值得令人擔心的，對很多人來說，國家民族是最高的身份認同，但事實上，每一個人都有多重身份，在國家以下的身份可以是洛杉磯居民、加州居民、大學學生、公司職員……在國家以上的身份可以是歐盟成員、世界公民、天國子民……然而，今天國家民族的認同是一條不可超越的紅線，在國家層次以下的認同會被視爲山頭主義、分離主義，在國家層次以上的認同會被認爲是通敵叛國。

回顧歷史，我們便可以知道，現代的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是近幾百年至百幾年才發展起來的。在十八世纪前，國土和國家資源只是皇室的私產，法皇路易十四世有一句名言：「朕即是國。」法國大革命之後，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才逐漸形成。然而，當時普魯士和奧地利擔心法國大革命對君主制構成威脅，於是聯軍入侵法國，企圖鎮壓革命，並恢復法國君主制，但這激起了法國人的民族主義，可悲的是，其後拿破崙戰爭歷時十五年，令整個歐洲被戰火蹂躪。



十九、二十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的高潮，意大利和德意志本來只有許多小城邦和小王國，意大利於 1848 年在馬志尼和燒炭黨的影响下統一，德意志各邦於 1871 年在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合併，它們將具有共同民族身份的各個區域聯合起來，但這兩個崛起的民族國家亦是後來發動二戰的軸心國。另一方面，希臘、塞爾維亞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，是反抗鄂圖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而追求民族自決。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是將認同的範圍擴大，是將紅線由山頭主義向上推，而希臘、保加利亞等國的民族主義則是把身份認同的範圍縮小，將紅線由大一統向下推。民族主義導致流血衝突，皆因人人都以爲自己劃下的紅線是絕對的，自己有權去爲他人定義身份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民族主義萌芽之際，亦有人認爲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並行不悖的，例如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約翰・赫德（Johann Herder 1744-1803）曾說：「對一個國家造成的傷害，莫過於剝奪其民族性、精神和語言的獨特性。」但在國際政治上其立場卻是世界主義，赫德關注全人類的公義，他並不鼓吹以封閉手段去保持國家穩定，相反，他歡迎不同語言和文化相互交流、影響和共同發展。簡言之，對赫德來說，國家民族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紅線。

如今高漲的民族主義會否導致更多國際衝突和國內矛盾呢？希望我們不會忘記歷史的教訓。

2021 年 4 月 28 日

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

更多資訊